



年意

年意一如春意或秋意，时深时浅时有时无。然而，春意是随同和风、绿色、花气和嗡嗡飞虫而来，秋意是乘载黄叶、凉雨、瑟瑟天气和凋残的风景而至，那么年意呢？

年意不像节气那样——宇宙的规律，大自然的变化，都是外加给人的……它很奇妙！比如伏天挥汗时，你去看那张传统而著名的木版年画《大过新年》，画面上风趣地描绘着大年夜阖家欢聚的种种情景，你呢？最多只为这民俗的意蕴和稚拙的版味所吸引，并不被打动。

在腊月里，你再去瞅这花花绿绿的画儿，感觉竟然全变了。它变得亲切、鲜活、热烈、火爆，一下子撩起你过年的兴致。它分明给了你以年意的感染。但它的年意又是哪来的呢？倘若含在画中，为何夏日里你却从中丝毫感受不到？

年年一喝那杂米杂豆熬成的又黏又甜味道独特的腊八粥，便朦胧看到了年，好似彼岸那样在前面一边诱惑一边等待了。

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，一点点驶向年底。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，一天天簇密和深浓。

你想一想，这年意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却日日加深的？谁知？是从交谈中越来越多说到“年”这个字，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、装点房舍、筹办年货……还是你在年货市场挤来挤去时，受到了人们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生活热情的传染？

年货，无论是吃的、玩的、看的、使的，全都火红碧绿艳紫鲜黄，亮堂堂，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。那些年年此时都要出现的图案，一准全冒出来——松菊、蝙蝠、鹤鹿、老钱、宝马、肥猪、刘海、八仙、喜鹊、聚宝盆，谁都知道它们暗

示着富贵、长寿、平安、吉利、好运与兴旺……它们把你围起来，掀动你的热望，鼓舞你的欲求，叫你不知不觉把心中的祈望也寄托其中了。

祖祖辈辈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，不管老天爷的许诺是否兑现，他们照样活得这样认真、虔诚、执着与热情。唯有希望才使生活充满魅力……

当窗玻璃外冷冽的风撩动红纸吊钱敲打着窗户，或是性急的小孩子提前零落地点响爆竹，或是邻人炖肉煮鸡的芬芳窜入你的鼻孔，大年将临，甚至有种逼迫感。如果此时你还欠缺几样年货未有齐备，少四头水仙或二斤大红苹果，不免会心急不安，跑到街上转来转去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必备的年货买齐。

圆满过年，来年圆满。年意原来竟如此深厚、如此强劲！

如果此时你身在异地，急切回家，那一列列火车被返乡度年的人满满实实挤得变了形，你生怕误车而错过大年夜的团圆，也许会不顾挨骂、撅着屁股硬爬进车窗。年意还是一种着魔发疯的情绪！

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与遗憾，自怨自艾，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饭的桌旁，必须笑容满面。脸上无忧，来年无愁。你极力说着吉祥话和吉利话，极力让家人笑，家人也极力让你笑；你还不自觉地让心中美好的愿望膨胀起来，热乎乎填满你的心怀。

哎，这时你是否感觉到，年意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方，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，也在所有人的心里。年意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情感、期望和生机。

而年呢？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，一年一度把它迷人地照亮。

(冯骥才)

非常幸福

《物种起源》的作者达尔文在自传中说：“假如我能重新度过此生，我一定不要忘记，至少每星期读一些美的诗句，欣赏一些美的音乐，使我单调的头脑，平凡的心灵，获得滋润，回复自然之美。如果丧失了它，就等于是幸福的丧失。”

读到这里，我盖上书，闭上眼，努力去感觉自己的“非常幸福”。

由于是在家中工作，平时无需卷入人事的纠纷。因为需要的不多，欲望也不高，因此也不必被多余的物质劳役。

这样我就每天都有时间阅读一些美的诗句，也有机会欣赏一些美的音乐。

从前却不知道，这样的生活是令达尔文羡慕的好日子。知道以后，愈发珍惜，更加得意，连快乐也增值了。

(朵拉)

麻糖

那天下午，暖洋洋而又懒洋洋的阳光在锦江铺陈出一片迷人的温柔，我和几位朋友在江畔的露天茶馆品茗。

在氤氲的茶香里，大家海阔天空正聊得起劲时，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“叮叮当当”的悦耳声响，回头一望，啊，原来是个卖麻糖的老头儿。

穿着蓝色的粗布衣裳，黧黑的脸上，一匝一匝密密的皱纹，宛如刀镂斧凿般根深蒂固；每一道皱纹都标志着生命里说之不尽的沧桑。他肩挑竹篓，一边缓缓地走着，一边以小铁锤轻轻地敲击着平头凿子，发出了清越而又清脆的“叮当”声响。

朋友阿廖一听这声音，双眸立马难以遏制地闪出了兴奋的亮光，他急切地向老人招手说：

“来来来，请过来，给我一块麻糖。”

老人把肩上的竹篓子卸下来，佝偻着腰，用锤子和凿子，以一种开山辟地的专注，把那一大块坚硬如石的乳白色麻糖用力凿开，将一大块递给阿廖。

阿廖把麻糖掰开一角，放进嘴里，“咔嘣咔嘣”地咬着吃，然后，以无限缅怀的语调说道：

“小时候，住在贫瘠的农村，莫说零嘴，有时连三餐都吃不饱。吃麻糖，就是每一个小孩梦里最大的缤纷。日盼夜盼

的，好不容易盼来了卖麻糖的小贩，偏又逢上父母阮囊羞涩，连半分钱也挤不出来。小孩见到来到嘴边的麻糖即将飞走，心里不舒服，就编首酸溜溜的小歌，在小贩跟前绕来绕去，翻来覆去地唱：‘叮叮当，卖麻糖，敲得老子心慌慌’，把他弄得啼笑皆非。更惹笑的是，我们竟然都热切地盼望自己能患上咳嗽症，因为根据民间的偏方，把麻糖串在竹签上，放在火上烤，烤得微焦以后，连同中药陈艾一起泡水喝，可以治愈咳嗽；倘若父母把麻糖当药来买，孩子便有食福啦！”

在大家欢畅的笑声里，谈兴极浓的阿廖又接着说道：

“其实，麻糖味道死甜，每次吃完以后，总有一大圈甜味不舒服地滞留在喉头。人到中年，吃这种甜食已成大忌；可是，每回看到它，我总要买一块，慢慢咬着吃时，童年温馨的往事，总会一一涌上心头。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年代，然而，如今回顾，才恍然知道，所有的苦涩，原来都可以成为过眼云烟的。”

童年嗜食的零食，成年后再吃，不为嘴馋，只为咀嚼旧情。

当岁月把酸涩的葡萄化成醇酒时，饮着醇酒的人，回想葡萄的滋味，竟想不起它的酸它的涩，只记得它曾有的甜……

(尤今)